

朝焚歸

野

潛

椒

遺

志

(一)

錄

記



z 121
11
12974

朝
野
遺
記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朝野遺記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歷代小史學海類編
古今說海皆收有此
書歷代在前故據以
影印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七

朝野遺記

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蹕之第與吾南歸但

得爲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

高宗

后不能卻爲之誓曰

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升車旣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

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中貴譙之入宮金鍼一

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

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

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畱謝之皆不答方啜茶

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

仙觀足矣拂衣即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之

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候然當日道士也

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一念所鍾神遊尚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遙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入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燈然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方伯彥潛善攀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黃傲然謂無事故上每

不知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
遂病董勗故明受殂後後宮皆不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
獨以和戰異議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凶狂耳春宮未辨菽麥而
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
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
復歸東宮皆諒其非出于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能
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願浩以大義諭解且林以
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
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冑間止一黃扇存耳欲發羽檄下四方而
庚符不可得朱髥又非立談成者匆遽中取祖廷彤几折而代焉
莊文既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未宜鎖之父德壽故召魏王宴宿宮
中泊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而魏邸出麻之宣城矣復見高廟亦
有愠言曰翁翁畱愷却使三哥越坎做太子帝語素謾戲撫之云
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云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泪不已祀故止而壽
仁復至玉津行幸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
大次服袞冕始憎大圭裂風倏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帳皆仆在位
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雹交擊衆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
霽則已曙亦不容即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

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之不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

重華聞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柰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畱正責之曰汝以爲相不強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柰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畱渠細語之其言止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匕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畱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畱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王輦無近於龍樓云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快快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妾巷小兒爭鬪

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擊鮮于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故旁側有奏曰意欲嬖_上爲趣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閒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父欲爾但見孩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即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已白尚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光宗既退居每恨既往時成敗瞋目瞋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爲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其心然又亦覺知矣初郊

祀成恭謝回鑾御樂聲達于內光宗問其事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欺我至是尚爾邪禪之以眩后仆于闕自是遂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粧事佛病革遂終于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鎗不啓曰使余憑誰命裨此裨翟旣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于凰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乂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于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洎事聞于外梓人進裨幾有小白之泚後葬于赤山邢后之側不乂雷震毀殯人共恠云

長秋所生毋舊隸德壽爲樂部以乂次出適于外一日奏樂上以爲

不諧中貴人奏近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未能串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毋在外孕身已數月矣將及期宦者奏乞復外館憲聖后曰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月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使汝長福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秋自是亦奉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爲義女而以琵琶隸慈福宮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故父於彼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濯之自爾得華义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朴大瑞王去爲力諫之曰娘娘尚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王且

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商內部舍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
爲之于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
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旣上仙所幸宦官王德
謙將詣于東朝憲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
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人物如楊
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無序苟得
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
大計非輕憲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爲無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
中貴人儻和以爲娘娘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皆宜子浸潤鼓
扇慈福遂以賜寧宗漸進爲婕妤時韓侂冑用事知王瑜之舊也
瑜遂不得入內時曹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

讀書飾已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目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間而韓侂冑與善下厚故得稟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喜今諸嘗因與內人馳逐總角皆鬚髻人欲爲梳櫛者悉不可必得媽媽方結蓋常時后自爲束髮故也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爲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寔天命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韓氏黨達而致苟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冑或謂亦與之姬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附今長秋能挾數以

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間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內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閤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施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畱寢故能紙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即書貴妃楊戩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齋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爲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謁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

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伸宗皇帝君臣相讒乃耳

李大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頴聚衆據之時抄虜游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頴釘于車上將劊之已劊刃於股而色不變奇之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爲將頴怒目罵曰爺能死不降爺姓石名石上釘槊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之罵不絕聲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

府弟請入內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
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埴呈文采艷麗子
山兀坐靜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榼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
函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是命題此賦
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
玩皮以瓜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
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心致片紙付入獄是日岳王薨于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
九千緡物召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
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舊在大理順葬

之北山之瀝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于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鈴簣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斂禮服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七終